



百花园文丛

主编 杨晓敏

书 生 活

马国兴 著

书来到我们手上，就好像

我们去了远方。我的书架上的书，

大都是自己游访各地书店或旧书摊的结果。有了时空的间距，

许多书我已淡忘了当初请它们回来的心情，

但每当仰望这个队列，即便不翻阅，胸中是盈盈地欣悦，思绪也随之四散蔓延。

书架上分明不再只是书的陈列，也有着

过往岁月的铺排，让人感叹。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书生活

马国兴
著

百花园文丛

主编 杨晓敏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生活/马国兴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

2

(百花园文丛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754-0

I. 书… II. 马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19070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37.5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	71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2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	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754-0	定价	144.00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
黄昏里挂起一盏灯

——郑愁予

目 录

寄自童年,寄自故乡(系列)

- 1 写字
- 4 逝水
- 7 训禽记
- 10 食春记
- 13 卖菜记
- 16 消逝的事物
- 19 飞入鸡蛋的鸡

左手亲情,右手师友(系列)

- 22 心中的祖父
- 25 沐浴父爱
- 28 母爱如水
- 31 二哥和我
- 35 骁
- 40 言而有“信”

书
生
活

- 43 作家张宇
47 接通刘小玲
51 找路的人

封面是书,封底是生活(系列)

- 54 至爱
57 呼兰河畔寻萧红
62 事关林达
69 “异乡”的先锋书店
73 那个有文化的书店
76 命名:“鱼素”或“札记”
80 无辜的轻型纸
83 《舞动白蛇传》与繁体字
86 寓言:事关远方

90 我的文字,谁的素手(代后记)

写字

年味儿是越来越淡了。

其表征,是许多春节符号和仪式的消失,或变异。比如春联,千篇一律的印刷体汉字,印在亘古的红纸上,宣告着世界“大同”;还有不少印上了商家的标志,甚至连内容都商业化地露骨,大家将其贴在外面,也许只是取其形式?

我小的时候,家里要是买春联,是要被爷爷骂的。爷爷在村里做了一辈子的会计,写得一手好字。每到年终岁尾,他总是买来红纸,裁切妥当,取出毛笔,蘸了墨汁,书写春联。不仅如此,他还督促我们练字,他说:“不好好练字,哪一天我没了,家里的春联谁写?”我脑子里浮现出赶集所见那售卖春联的场景,却又不敢辩白,像模像样地练字更勤快了。

我们练字，是在废报纸上。爷爷捉住我的手，点点如桃，辟撇如刀，横平竖直；还晓之以理：“写字和人的坐立行走一样。你看，你的嘴和鼻子，是不是和下面的小鸡鸡在一条线上照着？写竖也要直，要不就不好看！”我似懂非懂，只管点头。为了做出一个范本，某年春节，爷爷在白纸上手录一份《百家姓》，装订成册，让我研习。不过是春节，也不过是春节放假的那一段时间，爷爷逼着我们练习毛笔字，衔接吃喝玩乐，一开学，这一切又都荒废了。

毛笔距我们的生活太远，似乎也只是春节能和我们发生点联系，我们更习惯用的，是钢笔和圆珠笔。父亲认识到了这一点，那时庞中华的硬笔书法正流行，他便买了一册字帖送给我。庞中华的字四平八稳，我比照两下就没了耐心，再写字，就随心所欲地游笔。隔了一段时间，父亲检查我的作业，评价道：“写的字有进步，不过不像庞中华体啊。”我笑笑，心里话：“我写字，学习庞中华，还没有琢磨你的字的时间多呢！”父亲是名乡村医生，毛笔字很好（想来也是爷爷训教的成果），硬笔字自是不差，他开出的处方龙飞凤舞，不过除了专业的药名，倒并不难认——只是学习，就难了。

在有一搭无一搭的练字过程中，我不断读书，渐渐远离了家人和故乡。没有了外力的束缚，我不再刻意地练字。过年回家，爷爷也不再摀住我练字，只是偶尔指出我写的家书的毛病：“‘我’字是一体的，怎么能拆开来写呢，那和‘找’字有什么区别？”后来，我读到一篇《“我”原是一种兵器》，说是“我”本是左右结构，“以手执戈”为“我”——自己如同得到了救兵，真理

的天平偏向了自己这边,信心爆棚,但是再回家,见了爷爷,我却只字不提此事,自己也许忘了,也许……那时家里装了电话,我好久都没写过信了。

再后来,我办了一份手抄报,名字就叫《我》。每每铺纸在案,每每写到再普通不过的“我”字,我都会长时间地驻笔长叹。这时,练字的点点滴滴凝结心头,远方的童年和故乡是如此亲近;这时,写字是我穿越时空沟通彼此的路径,而那手抄报不定期的出版,也成了我那思乡病的不定期疗伤。

2006年1月28日于博爱际东

逝 水

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座水塔，和我同龄，生于 1974 年。

水塔有十余米高，青砖水泥而就。这是村里最高的建筑，攀拾而上，尽览村中的房屋与树木，和远远的田地。村里的人大都忽略了水塔的存在，只是在挑地建屋时，偶尔会挖出一段锈蚀的水管，人们才会意识到一端的水塔，和另一端早已消失的水龙头。

三十多年前，自来水对村里的人来说，不再是陌生的词汇，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。我可以想见，通水的那天，一挂鞭炮从水塔顶垂下来，点燃的声响炸开了大家脸上的笑容；那些从水龙头里接出的水，分明是酒，喝着让人晕晕乎乎的……

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，几年以后，人心就散了，水塔也逐渐废弃无用。大家再吃

水,又回复到原来的挑水状态,便有民谣出:“水塔高,名声好,担着水桶把井找”。再往后,各家在院子里打了压井,自给自足。水塔上有父亲的题字,风侵雨蚀,红漆早就脱净。每次看着水塔,分明是我的一个早夭的兄弟,让人感叹。

水塔的建立,缘于当时自上而下的兴修水利。国家正在治理黄河和淮河的水患,村里的人也在疏导着流之不尽的河水。虽说是平原,村里却有几眼翻花泉水,四季不枯,是为甜蜜的烦恼。村里组织人挑沟成河,引导着水投入大河,直至海洋。冬天是农闲季节,家乡的人却更忙了,每家派出劳力,跳入温温的河水,将河床拓宽掘深。我们这些小屁孩儿,没事老在旁边待着,巴望着捡点藏身泥水中的鱼虾,让口腹过过瘾。

那时的水为什么这么多呢?像人们挥洒不完的热情,四处泛滥。爷爷说,地里随便挖一锹,都会渗出水来。那分明不是“土”地,而是“泥”地了。地里种的农作物,又以水稻和荸荠为多。而这些我是没有印象了,仅仅从院角落那无言的石磨盘,想象着稻米之乡那曾经水的丰盛。

不过是翻覆之间,那些水如紧握的沙,从指间流失了。玉米、小麦和棉花纷纷登场,并取而代之,成为田里的主角。河也逐渐干涸,有名无实地存在着。秋收后的玉米秆,甚至生活垃圾,都要河来承载,河床渐渐升高,而入冬后,再也没人组织,更没有人愿意出来挑沟。有不少人家在地头的河沿,甚至河床上,点上些时令作物。河,俨然是田地的延伸。

这个时候,灌溉作物的机井,需要打探到一百多米

深才会出水。这个时候，水是一种遥远的事物，对村里人来说，它渐渐陌生而温顺。谁也不会想到，水还有另一面的性格。

2005年的春天，上苍似乎要弥补自己几十年的亏欠，略带歉意又满怀热忱地将雨降到了这方土地上，不愿停歇。刚开始的雨是油，不久便成了灾。雨水起初顺河而流，不久河便满了，河水再也不愿奔走，和田里的雨水相拥相伴。而村里干涸已久的翻花泉也来添乱，水涌不止……水冲毁了马路，又逐渐抬高，侵袭着各家的院落；而地里的农作物经水一泡，纷纷凋零。那些蹚在水里满脸愁容的父兄，是否意识到了我们对水对土地的背弃？

水是如此坚硬的利器，一出手就直指我们的要害，痛，又无可逃脱。只是，当水流逝，我们是否又一如既往地心安理得？

2006年1月16日于博爱际东

训禽记

若是院子里只有大人小孩来往，未免寂寞，总得喂点鸡呀什么的。这当然只是一种浪漫的说法，村人养禽喂畜，更多的是取其实用。鸡鸭鹅的肉和蛋，可做待客时拿得出手的菜，而狗分明是院落的另一道门户，猫则是一个流动的捕鼠夹子，牛呢，简直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劳力……

小时候的我，有一个流传颇广的外号，叫“鸭司令”。每次上学，我总是捡拾一根木棍，打开圈门，赶着鸭子一路前行。学校外面有条河，我把鸭子安顿好，转身奔向教室。放学后，我卷了裤腿，脱掉鞋子跳下河，在泥水中摸索，恐怕有鸭子把蛋下到河里。摸到鸭蛋，冲洗干净，放进书包，我再次扬鞭，将鸭子赶回家。很多次，回到家翻检书包，却发现里面成了一锅粥——鸭蛋破了。

我最不喜欢下雨了。鸭子似乎在雨雾中迷失了方向,任凭我怎么指挥,都不肯游动一步。更糟的是,有时候鸭子四散乱窜,我总是顾了这头乱了那头,气得不行。从学校到家只有百十米,却成了我这一生最漫长而艰难的一段行走。唉,“司令”难当啊。

太阳落山,炊烟升起。一只叫春的猫,或是一只下蛋的鸡没有回来,家里便少了一个成员,叫人寝食难安。女主人走出家门,挨家串户去找,或者扯开嗓子广而告之:“谁见俺家的鸡哩——”村子不大,村人那时还没有电视可看,大都能清晰或隐约地听见她的喊声。刚开始的语气是舒缓的,饱含期待和感恩。喊了半天没有结果,女主人便多心了,脑子迅速转了起来,搜寻平日里有过节儿的人家,站在他家门外再喊:“谁要是藏了俺家的鸡,叫他家的鸡都不会下蛋,都得鸡瘟死喽!”语气紧张,满是愤怒。晚餐是劳累一天圆满的了结,可这喊叫不亚于在汤碗里丢了一摊鸡屎,自认清白的这家人气不过,难免出来辩白,一来二往,口角翻出来旧账,那只鸡倒成次要的了。这时总会有人围观,劝架,或者看热闹。无聊的村人,终于有了一次很好的娱乐。

我家养鹅,这是别家没有的。鹅其实是狗,有生人来,鹅“嘎嘎”地叫,追着来人的脚,直到他跳进屋里,还叫个不停,向主人请功。家人总是向来人赔不是,对鹅佯装训斥,往远处撒把玉米,封住鹅的嘴巴。鹅一公一母,每次被训得最重的,是公鹅。我喜爱公鹅的忠诚,但有时又十分讨厌它——这家伙不时蹿上瘦弱母鹅的背,展开双翅保持平衡,然后……我要是撞上了,总会

随手操起个东西，强行将它赶下去。大人们见到我的举动，笑着对我说：“你不想吃鹅蛋了？”这和我吃不吃鹅蛋有什么关系，可他们又不说。他们的微笑神秘极了。

后来，公鹅死了。母鹅太柔弱，好几次对生人的到来都没有反应。我便怀念警觉的公鹅。家人取了一个鹅蛋，拿到孵化场，不久又给我抱回一只小公鹅。小公鹅一天天长大，和老公鹅一样，看家护院，尽职尽责。然而，问题又出来了，有一天，这个小家伙也爬上母鹅的身子。我怒火中烧，上去握紧它的脖子，狠狠地甩了出去！小公鹅的叫声引出了疑惑的家人。我哭喊着：“母鹅可是小公鹅的妈妈呀！”

若说孤单，莫过于故乡的家人。要说爷爷也是儿孙满堂的，不过也只是过年过节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凑些热闹。平时我们或工作或上学，老家的院落便成了空巢。鸡鸭鹅是不养了，要吃肉蛋，尽可以花钱来买。前不久，大猪变卖后，家人并没如常买来猪崽。妈妈说：“我们都老了，喂不动了。”于是，剩饭菜和刷锅水便无处可去，于是，一个小小的食物链便断了一环。

故乡的这个院子，不再有我的童年。如此清静，又如此落寞。

2006年5月5日于社旗何庄

食 春 记

春天也是可以吃的。

说起来，春天倒是个青黄不接的时节，是乡下人最难熬的一段日子。“人上十口，一天一斗”，粮仓在迅速地减空，而新粮仍是田里青青的麦苗，是过于遥远的希望。如果前一个年景不好，粮食非得精打细算不可，由不得你海吃山喝的。

菜，就更不用说了。黄瓜、西红柿、茄子之类，刚刚生长出慵懶的绿叶，还照顾不到人的胃口。小时候的餐桌上，可吃的，也不过是上一年的萝卜腌制而成的咸菜，一日三餐，单调无味。似乎也只能这么着了。

好在，大自然是慷慨的，或者说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只要动脑筋，还真有不少东西能入口爽心的。春天，首先来到人们身边的，是榆钱。榆钱便是榆树的花，可以吃的

花。我们这些小屁孩，领得大人的命令，猴子似的蹿上榆树，攀枝，将榆钱撸了，装到围在腰间的布口袋里。太多的时候，我们迫不及待，将榆钱装进嘴巴，顾不得树下大人要我们小心的提醒。没有小孩的人家，将镰刀柄捆绑在长竹竿上，站在地上采榆钱。

采下来的榆钱，经过淘洗，拌了面，上笼蒸熟，便是一道不错的美食。于是，初春的每一个傍晚，故乡便被这一种幸福的香气所笼罩，让人痴醉其中。

榆钱也只是花，没过多久，便枯黄欲落了。一阵风起，吹散了人们的一种口福。还好，这时候香椿树冒出了嫩叶，叫人垂涎欲滴。香椿叶的吃法诸多，拌豆腐、炒鸡蛋，香椿叶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，它会让家常小菜的色香味提升不止一个档次。为了更长久地留住一道菜，家人还要把香椿叶腌一下。陶罐里，铺一层香椿叶，洒上一层盐，然后再铺一层香椿叶，如是三番，再将陶罐封严——不日即可享用了。

是四月末五月初的时间吧，贪玩的我们某时某刻会被一阵阵清香打醒，一起抬头：槐花开了！春风摇荡着槐花，槐花恰似一串串风铃，风铃在我们心间响起清脆的声音。又有好吃的了。槐花也是生吃熟吃两相宜。和榆树不同的是，槐树枝上有刺，采摘时难免扎了手，这时嚼上一口槐花，是慰劳也是复仇，与生吃榆钱有了不同的意义。

在小孩子眼里，就这么玩玩闹闹中，并不贫乏的春天渐行渐远。眼瞅着麦子拔节扬花抽穗，蔬菜也纷纷挂果结实，家人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——不必等到秋天，餐桌上又将是丰富多元的了！